



炀河从镇边流过

辛灏年

炀河在镇边甩了一个大弯，又向樵湖流去。

1

列 车开始喘息着减慢了速度，终于停稳了。我离开座位，

眼光也从小站台上移到了拥挤的过道里，只是在这—霎那，

我才忽然感觉到，白己又回到小镇来丁，又走回到 这些肩

挑臂挽、形容依然沉重的乡亲们中间。自然，我更没有想到

的是，当我走出车厢，第一眼看见的仍是站边那两座矮巴巴

的碉堡，和碉堡上的那些黑洞洞的窟窿 眼。这种一见就会

令人萌发历史屈辱感的物证，为什么岁岁年年，总是依然故

我地压在炀河边的土地上？

我撵却了这种不快。然而，另一种深沉的悲哀，又陡然袭

上心头——我是来奔丧的，刚回国，席未暇暖，就接到了家

乡的电报，说是大伯母死了，因为许多年前，我曾答应为她

做“孝子”，所以乡亲们才一定要我回来守灵送她。

我努力地安慰自己，大伯母年高八旬，也算寿终正寝。

可是，只要我一想到她近五十年没有丈夫没有儿女的孤寡

生活，尤其是当她临终的时候，床边幷无一个真正的亲人时，

我的心又像是被压上了什么似的，不好过起来。

我还能见到她老人家最后一眼吗？他们会不会一定要等

到我来了才会盖棺？

我 加快步子，走出了炀河小站，没有—刻儿，就走到了

炀河边——炀河，我又看到你了，一种莫明奇妙的兴奋，突

然又赶走了我的悲哀，因为我看见了炀河那一河清粼 粼的

河水，看见了它树木葱笼的小河岸，看见了婆娑枝叶间闪闪

烁烁的绿色田野──这条窄窄细细曲曲弯弯的小河，曾怎样

给我带来过少年时代初恋的幸福，带去过 我青春时代失恋

的苦痛？

她还在吗？还在这条小河边？

炀河幷不回答我，它只是无声地流着，回答着我的询问，

又引着我，向小镇走去。

2

我走完了河边的沙砾地，走上了临河的镇街。青石板的小

街，跟炀河的水一样，能照得见人。镇街上的行人，在用一

种奇异的眼光打量着我；街左边鳞次栉比的木楼翘檐下，小

生意人也对我投来了新鲜的眼光。我下意识地看看自己——

是我变了，要不，他们怎么会认不出我？当初，在我把自己

的双亲送回家乡的小镇时，小镇—上的家乡人，在那种岁月

里，曾怎样地保护过我，还有我那遭难的父亲和母亲啊！

“是他三叔吗？你还不赶回去，就要盖棺了！”我被这大

声叫唤吓了一跳。

叫我的人，是一个满头银丝的矮小老妇人。我叫不出她的

姓氏，但依稀记得起那熟悉的面孔。

她也不容我辨识她，就引着我向我们家的老屋走去。

我忽然听见了一声声呼天抢地的哭声，我的心一哆嗦，三

步两步地就抢进了那稻草盖的小屋。

哭声骤止，刚刚要合上的棺盖，终于留下了一道隙缝。在

一霎那的静寂后，一声声询问，便都向我扑了过来，我只在

一片乱哄哄的问话声里，认出了大伯母的表妹与表妹婿，我

们叫老姨与老姨夫的，还有张先生与张师娘，和我堂房大姐

的大儿子楚章，小儿子楚明，还有……

我忽然觉得满堂屋的人中，有一个人影忽然不见了，还有

一个人影，竟隐到了人群的后面。

还是老姨父——他如今已佝瘘了，说了声：“他三叔来得

正是时候，要让他三叔见最后一面！”

他的话，象一道奇怪的命令，霎时间，便把对我的所有询

问挡了回去，接着便爆发出又一阵呼嚎似的哭声。当棺盖重

被抬下来时，所有的人又都迅疾地伏到了棺材沿上，动作整

齐地一边拍着棺木，一边用各种称呼呼喊着我那永远去了的

大伯母，告诉她老人家，“你的侄子终于回来为她当孝子了，

还是你老人家的福气好，你有这样的侄子来为你送终，该多

风光……”

我被人们簇拥着，怔怔地看着棺材，看着此刻正静静地躺

在棺材里的大伯母。她老人家是那样安祥，只是雪白的鬓丝，

有些凌乱地拂在她的耳边——我陡地想起自己足有十年没

有来看望她，只是托人给她老人家捎过一些钱，点心，还有

水果……

大伯母在大家的哭嚎声中静静地躺着，在她依然慈善的脸

上，我看到了因岁月的煎熬而留下来的皱纹，看到了一个女

人孤独的一生，看到了她为那个要“革命”便要与她划清界

限的儿子——我的大堂兄所流尽的泪水，还有，在炀河夏日

的树荫下，她一遍一遍地对我说过的故事。

我忽然想到，可惜她那要“革命”便不要老母的儿子，早

在那场动乱中死了。要不，白发人倘能最后地来哭一回白发

人，将是一副怎样悲凉的景象？如今大伯母也随着他去了，

去追踪他的幽魂去了，在另一个不可捉摸的世界里，他还要

与他那苍须白发的老母亲划清界限吗？

眼泪，慢慢地又突然地充盈了我的眼眶，终于漫成了两汪

泪水。然而，这泪水，是那么迟迟地才从我的脸颊上，缓缓

地流下来，流下来。大伯母的面孔，在我的眼前浮动着。此

刻，我不知道在自己耳边震响着的是哭嚎，还是一种可以称

为“哭歌”的整齐歌声。反正大伯母在世的时候，没有这么

多人为她唱过歌，也没有这么多人为她唱出如此悲哀的歌—

—她那一生难道不比这悲哀的歌还要悲哀么？然而，她死

了，却有了这样的享受。

在此起彼伏的哭歌声里，棺盖又一次慢慢地合上了，随之

哭歌便达到了高潮，已经是呼天抢地般的朗颂与嚎叫了。只

有我没有哭，幷且连眼泪也慢慢地干了。然而，我又只能是

那样站着，站在我大伯母的棺木边。

在哭歌终于嘎然而止的时候，我忽然看见了阿芳——是

她，一定是她！

然而，还是她吗？

我的心一阵紧缩。因为阿芳她不仅耷拉下了眼睑，而且又

躲到了人丛的后边。我冲动地要喊出一声来，可又忽然觉得

这多么不是时候。

我的心里，突然又因悲哀而生出了一片空落，当我被拉到

棺木前跪下磕头时，我都象失去了感觉一样。

***3***

小镇睡去了。

炀河梦呓呢喃。

我在守灵。昏黄的灯光笼罩着小小的堂屋，大伯母的棺木

就停在堂屋的中间，长明灯苍白的火苗儿，在棺木后边的香

案上摇曳着，在斑驳的土墙上，映出了一圈似白非白的光斑。

门大开着，初秋夜晚的凉气阵阵袭来。

坐在我对面的是阿平哥，阿芳的亲哥哥。他已经一支接一

支地抽掉了成包的香烟，幷且虽然和我相对而坐，却一句话

也没有，以致我连再问下去的兴致也没有了。

我不明白他的冷漠是为了什么原因，更不明白他为什么躲

着我。

我忽然听到了东厢房里传来的酣声，这一定是熟睡的老姨

父发出来的。我又听到了西厢房里竹篱笆床的嘎磁声，这嘎

磁声是那样不断地闷闷响着，像是已经支撑不住那沉重的压

力似的——难道阿芳她根本不能入睡？

我忽然想起十七岁那一年的暑假，我第一次回家乡度暑假

时，在镇上上中学的阿芳与大伯母就睡在她现在睡的西厢房

里。那时，睡在东厢房的我，也是那样地不能入睡，身下的

竹篱笆床曾发出同样的响声。

我 看着门外的炀河，透过河边稀疏的树影，看着那一片

在夜的氤氲里静静地沉睡着的田野，我的眼前又出现了披着

月色领我去掏黄鳝洞的阿平哥。那时，他那么健壮， 那么

有力气。那么滑的鳝鱼，在他的手里哧溜溜地挣脱着，却被

他稳稳当当地塞进了鳝篓里。那个时候，我曾怎样为自己只

是个文弱的中学生而懊恼，却又那样赞赏 地看着阿平哥，

认为他真不愧是一个“贫下中农”的后代。那时候，他对我

多好，而且还当面开过我和阿芳的玩笑，说要捉一只老鳖，

一只乌龟和一条小青蛇给我们办喜事请酒──夜暗里看不

见阿芳羞红的脸，却听见了她急切的叫声——“哥，你要死

了！”

也就是第二天早晨，当我因鼻孔里猛地一阵奇痒而陡然醒

来时，却发现屋子里连个人影也没有。可是，一张叠得整整

齐齐的小字条上，却写着一行秀秀气气的字：三哥：你真的

会要我吗？

那一刻，我才真正知道了什么叫心跳，以及心跳的那滋味

儿……

我按着突突的前胸，象珍藏着什么似的，珍藏起这张小字

条儿，直到第二年夏天，我垂头丧气地把双亲送回家乡的小

镇……

我 回过脸来，又看了看阿平哥，陡然间，他吊在长木凳

上的身影，竟在我的眼前活写出一个“老”字来。他那已经

灰白的乱蓬蓬的头发，额上那象刻出来的一道道的皱 纹，

半旧的中山装，敞着的衣领，灰白的裤子也是那么皱巴巴的，

一双不适时令的塑料凉鞋，与他的大脚一起吊在地面上，还

有遮蒙着他那张脸的似圆非圆的烟圈 儿……

阿平哥不是才三十八岁吗？他只比我长两岁……

我还是忍不住地问了他一句：“阿平哥，为什么这样冷落

我，连话也不跟我说？”

我忽然觉得自己的话问得很悲凉。

阿平哥慢慢抬起眼睑，讪讪地一笑，说，“我们如今是在

混穷，一天天在向死里混”。他说得毫无生气，脸上也没了

表情，“哪能比你”，他顿了一下，才又说，“我看过报上

你的照片，时势变了嘛。”

他说完又低下头去，烟雾又遮住了他的脸。

我的心象被什么戳了一下。

这还是我的阿平哥吗？那个天真淳厚的“贫下中农”子

弟？

── 文革前他给我们家送年货时那怯怯的却又是天真的

笑容，文革中他在台上领头批斗完我的老父亲之后，黑夜里

又来安慰我老父亲时的那一种真诚的关切，一刹间，一 起

浮上了我的心头。纵使是在那样的岁月里，他也是他们家人

中唯一对我和阿芳的事睁一眼闭一眼的人，甚至还在人背后

告诉过我——“你得坚持着点儿， 女孩子容易变……”那

时，他刚从粮校毕业，带着红卫兵的袖章，回乡来“闹革命”。

那时节，他该是怎样一个生龙活虎的人哪！

然而，如今的阿平哥……

他的形容，他的声调，他那冷漠而又挪揄的话尾巴，这一

切，都仿佛在告诉我，我记忆里的那个阿平哥，已经死了……

西厢房里的阿芳又翻了个身，我听见了。

就在这时，阿平哥站了起来，淡淡地问我：“你要不要睡

一会儿，明天要送大姨上山。”

我摇摇头。

“那我睡去了，”说完，他就走出门去，消失在炀河边的

青石板小路上。

我不自觉地站起身，看着他的背影渐渐地溶进了夜色里。

一阵凉风扑进门来，我不由打了个寒噤。可是，当我回过

身来时，阿芳竟已站在西厢房的门口，长明灯的灯光与昏黄

的电灯光交错相溶在她的脸上，身上。

“阿芳，”我突然轻轻地叫了她一声。

阿芳却低下脸，然后坐到阿平哥坐的那条长凳上，低声说：

“说好了的，下半夜我来守。”

她说话时没有抬脸，声音也很低，我的心却一阵慌乱，甚

至连该坐下来也不知道了。幷且，虽然我知道下半夜该老姨

父来接我的班，可是，老姨父固然仍在酣声连天，而我也没

有马上离开的意思。

谁想，偏偏在这种时候，电灯灭了。

“又停电了，”是阿芳不安的声音。

我 楞怔了一刻，这才一步跨出门坎。我看见，河沿上，

刚刚还寥寥落落亮着的几盏灯火，此刻已全灭了，镇街上漆

黑一片，小镇显得比刚才还要沉寂，半边木楼矮檐， 只在

黑黝黝的炀河边上留下了若有若无的暗影，连那两颗沉在河

底的星星，也像是被炀河细碎的波浪吞噬了，一条孤孤单单

的镇街，一弯幽幽忽忽的河水，除此之 外，就只有夜色，

全是失去了活力的死一般的沉寂。我的心一阵悲凉。

然而，长明灯亮着。香案上长明灯苍白的火苗儿，此刻竞

显得那么惨白，这惨白的灯火却照亮了茅草盖的小屋，照得

见大伯母黑洞洞的棺木。

死人的念头突然闪过我的心里。我虽陡然间有些紧张，可

是一看见阿芳，我心里又为另一重慌乱所代替。阿芳是那么

哀楚地看着我，半张脸亮在长明灯幽忽的光线里，半张脸隐

在大伯母棺木的阴影之中。可这是一张活人的脸，然而又是

一张生命的活力被凝结

了的脸，以致于地象泥塑，象木雕；更象一张薄纸，随时都

可以飘摇而去……

我慌忙坐回长凳上，坐到阿芳的对面，笨手笨脚地从放在

大伯母棺木上的烟盒里，抽出—支烟，好不容易才点着了。

“你也学会抽烟了？”阿芳突然低声问我。

“我，不，不抽的，只是，偶尔……”我吱晤着，语无伦

次。

又没了声息。

我鼓起勇气看看她，见她正在看我，我这才问说：“这些

年，你过得好吗？”

我已经知道她还在镇上教小学，至今仍是独身一人。

“怎么能跟你比，你的理想算是实现了。”阿芳低着脸说，

幷不看我。

好象只这一句对白，就把我和她的话说到了尽头。

我觉得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压迫着我，我终于突口问道：

“你为什么还不结婚成家？”

说 完，我抬脸盯住她。我希望她那张平静的脸上会出现

红润，出现忿怒，或现出哀怨和痛心的颜色。然而没有。那

张脸只是那样不惊不讶地看着我，宛若没有任何表 情，就

象我的话根本触动不了她。我正觉得有些失望，那张脸却轻

轻地摇了摇，然后说：“我的心早死了。本来，有些人活着，

也就和死了一样。”

她说着便向大伯母的棺木看去。

我看着她，迟钝地领会着她话里的意思，也把眼光投到了

大伯母的棺木上——陡然间，我像是明白了她话里的底蕴。

因而我连忙说道：“可是怎么说，这些年也还是有了很大变

化，你——也才三十多岁……”

阿芳象对我的话无动于衷，只是怔怔地看着大伯母的棺

木，眼眶里却突然漫上了两湾泪水。

我的话被她的泪水噎住了。

起风了。风从河那边的田野上，吹了过来，掠过河面，扑

上镇街，穿进了我们的小堂屋，长明灯的火苗儿猛烈地摇曳

了几下，幷没有灭。

我走过去，挑长了它的灯芯，小堂屋突然明亮了许多。 只

有阿芳的影子依然在大伯母的棺木上轻轻地摇曳着。

*4*

黎明前，我睡了一会儿，可是刚刚迷朦过去，就被一阵鞭

炮的爆响惊醒。我连忙翻身坐起，看着四面灰黑、光线黯淡

的小屋，竟有—刹间不知自己置身于何地。

然而，我还是醒过来了，知道自己正坐在大伯母的竹篱笆

床上。大伯母死了，我是来奔丧的，今天要送大伯母上山，

这一个个的念头，又伴着昨天下半夜阿芳愁惨的面容，全部

返回到了我的心头。

我真的醒了。

当我走出西厢房的时候，大伯母棺木上的抬杠已经捆绑

好，灵前纸钱烧成的纸灰，在高高的棺木前面悠徐地飘舞着。

他们见我起来了，便立即招呼阿芳为我打水，让我洗脸。

阿芳转身去了。

我 在前后两座茅屋间的小菜园地里洗脸，然而，洗脸巾

却是那么不听使唤地在我的脸上不肯移动——小园依然如

故，大伯母生前种下的白菜，一株株全是绿油油的；矮 墙

边的鶏冠花血红的冠子虽然泛了黑色，可还是那么不服老地

撑持着它们高挑身子；尤其是后屋窗下的那一丛月季，开得

血红血红；夜来凝聚起的露珠儿，在花草上 闪烁着晶莹的

光彩；而园墙边的杂草竟也长得那么一蓬蓬的，像是充满了

生机……

这 是自我昨天回到故乡后，第一次感受到故乡的美，小

园的美。正是在这小园秋晨优美的情趣之间，我的脑海里又

构出了一幅图画，十九年前那个初秋的早晨，当我正 在背

颂俄文的《海燕之歌》时，我曾见—只小燕子，正在屋檐下

呢喃啄食，看见—只秀气的手，从背后轻轻地捉住了它，幷

且把它送到了我的鼻尖下面——“咬他， 咬他这个书呆子！”

她咯咯地笑着。

小燕子在瞅啾地叫着，叫着，我却在慌乱地躲闪着小燕子

那尖尖的小嘴巴。

在一串越来越响亮的笑声中，小燕子嗖地飞了，一下子就

窜上了天空， 自由自在地飞远了……

“你怎么了？”

我猛一回脸，是阿芳在问我。

可是，毛巾仍然贴在我的鼻子下面。

“我，”我看着阿芳，说，“想起了那一年你捉小燕子吓

唬我。”

阿芳没有笑，却偏过脸去，像是目无所倚，又像是在盯着

屋檐下那空空的燕窝。

她的手里却端竹一碗正冒着热气的糖心鶏蛋。

“阿芳”，我忽然心生—念，说，“傍晚我们去桥头苹果

林里去散散步好吗？我想和你好好谈谈。”

阿芳转脸看着我，似乎在说；“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可谈的

吗 ？“

可我看懂了她眼睛里的活——“你真地觉得我们还应该好

好谈谈吗？你是同情我，还是……”

“就这么说定了吧！”

我用话打断了她眼睛里的话，幷且主动接过了她手里端着

的那碗鶏蛋。

也不知为什么，小菜园的秋晨，像是突然间涮清了自昨天

以来我心灵里所有的悲哀，甚至在这一刹间，我连大伯母的

死也忘却了，心里面直漾动着一股欣然之绪。

阿芳看着我狼吞虎咽，像是还要说句什么，前面却叫起我

们来了。随着叫声，便是一副二踢脚的巨响。当我赶回前屋

时，在家门前临河的空地上，一串串爆竹正在劈劈啪啪地震

响着。

正是在这时候，有人竟帮我穿起孝子服来。七手八脚之间，

我早已披麻戴孝，手里还握住了一根哭丧棒——啊，多么滑

稽的样子……

鞭炮叫得更欢了。整齐的哭声已经从草屋里迸发到镇街

上，随着这一声声哭嚎，随着鞭炮的一阵阵狂响，沿河的小

镇人家，一扇扇门开了，老人和孩子全走到了青石板的镇街

上，连清晨就在河边洗衣洗莱的妇女也全都直起了腰身。

我穿着一身孝服，手执哭丧棒，扶棺走在我大伯母的身边，

走向镇街，沿着清粼粼的炀河，无言无声亦无泪地走着。

正在我感到颇为麻木的时候，随着一声“磕头”的吆喝，

就有一个人忽然拉住我超前向桥头奔去，并且我竟也那么听

话地，转过身来便朝着远远的我大伯母的棺木，扑通一声跪

在青石拱砌的石桥上，一连磕了几个响头，正磕得我头昏眼

花时，我又被人搀扶起，重又回到了大伯母的棺木边。

我不由向四处看了一眼，却立即看见了阿芳，阿芳也正在

看着我；我又看到了阿芳的哥哥，他仍是那样闷闷地抽着烟，

脸上还是那一副不死不活的丧气神色。

当我站在坟山上，将第一锹士洒进我大伯母坟坑，土块在

她老人家的棺木上重浊地响过了一下之后，我才忽然抖落出

了两颗泪珠，心里想着，大伯母从此将在这里，去领受她已

经永远消失了的人生。在离大伯母坟坑不远处的小山坡上，

我父亲坟头的青草，已经长得那样茂密……

我走过去，跪下了，眼泪倏然流了一脸。

“爸爸，好在还有大伯母陪伴着你。”我在心里对父亲说。

当我从父亲的坟上站起时，这才发现许多人在看着我。当

我走回大伯母已经隆起的坟头时，阿芳看着我，低低地问了

句；“二舅爷不是平反了吗？”她的话里有哭音。

我点了点头。

我和阿芳，还有许多人，一起跪下了，跪在大伯母刚刚垒

就的坟前。

我又流泪了。阿芳已经啜泣起来，她终于扑倒在坟上，失

声地大哭着。大伯母生前不是曾那样地巴望着我能和她的内

侄女结成良缘吗？

当大家巳萧然离去时，也已起身离去的阿芳，竟又突然折

身扑回坟前，重又伤心地大哭起来。

我知道大伯母生前是把她当亲生女儿一样看的。

我听着阿芳的哭声，忽然又想起了大伯母的·—生，想到

了至今仍在熬着半边人苦痛的阿芳，看见了此刻正走在我身

边、一副对人生漠然不已的阿平哥……“今晚上，我一定要

和他们兄妹好好谈淡。”我想。

我陡地想起了那一片苹果林，苹果林旁边那一湾悠悠碧碧

的炀河水，想起了在那个没有爱也不准爱的年头里，我此生

第一次领受到的少女的亲吻。

***5***

阿芳是在这片小树林里第一次向我表的爱，也是在这片小

树林里跟我分的手。

小树林原是炀河边的一小块空地，人们在这一片河边的土

地上种上了苹果树。几年以后，苹果林便成了小镇的一绝。

小石桥，苹果林，弯弯的炀河，桥前斜径入山，桥后小镇玲

珑，山乡的野趣与小镇的古朴，连成了一幅和谐的风情画。

入秋以后的晚风，从河面上吹来，夹着一种薄荷似的甜丝

丝的凉意。苹果林虽因经历了十年人间之乱，而不再结果实。

但是在秋晚的徐风里，仍然透出丝丝逸香。

我徐步在苹果林里，迎来了真正的秋晚，也迎来了阿芳。

沉霞已经完全消融在炀河水里，消融在苹果林的夜色之中

了。我看见的阿芳，仿佛在变幻着她不同岁月里的面影，走

向我，走近我，却又把心搁在河湾的那一边。

“我原是不想来的，又怕你在这等。”阿芳说。

“我，想跟你谈谈。”我说，心头不觉颤了一下。

“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她的话淡得很。

但我还是感觉到了怨言掩盖下的那种痛惜情感。我看着

她。

阿芳也看着我，好一会儿才又说：“还是什么不要说吧，

让我静静地和你在这里呆一会儿。此生此世，大约也就只能

有这么一次了。”

她像是说得很平静，声音像是从苹果林的深处传递过来的

那样。

我没有说话，也无法再说什么。

然而，短暂的沉默之后，阿芳却突然转过身子，伏在一株

苹果树上，哭了。

我的心一哆嗦。

然 而，倏然而来的念头，又使我暂时忘却了此景此情—

—苹果林里荡漾过阿芳的哭声，苹果林里也埋藏过阿芳的哭

泣，苹果林象阿芳和我的爱情一样，不能够结出果 实。十

九年前，当我就要离开故乡时，正是在这片苹果林里，淘气

的阿芳曾羞赧地笑出了声，笑出了那一个永远灼烫在我心头

的吻；十四年前，也是在这片苹果林 里，阿芳在哭泣中爆

发的热吻，虽同样灼烫过我的心头，却在我年轻的心上永远

留下了一记伤痕。一个贫下中农的女儿怎么可以嫁给一个右

派分子的儿子呢？何况我 那可怜的老父亲就挨批挨斗在生

他养他的炀河边上？她的爸爸，我的老姨夫说过，她要跟我

好，就要用绳子勒死她……

此后的十几年，我或在皖南的大山里苦煎熬苦熬，或在小

学教师的校园里埋头攻读，或在人生的山路上苦寻苦攀，而

当我终于迎来了人生的一线光亮时，我却象—枝饮够了夜露

的禾稼，心里又显得是那样的沉重……

我绝没有想到，阿芳她至今没有出嫁，她还在用心等待着

找，等待着—缕不复再现的云彩，等待着一个女人应有的爱。

她 凭着自己的一身清白，在这个古老的小镇上，伴着行

将就木的大伯母，孤苦地熬着她自己的人生。她说，有些人

活着就和死了—样，然而，她的命运也象大伯母的那 样，

一生一世只能为因袭的重压而等待着最后的消亡吗？难道

人生真的就这样残酷？大伯母年轻时遭到的是被遗弃的命

运，后半生遭到的又是儿子的无情与无义，她 老人家固然

一生遭受着人所不应有的痛苦，可是，当轮到阿芳也走进了

人生时，仅仅因为生活象眼前的炀河那样，甩了—个大湾，

也就把阿芳，还有阿平哥，和大伯 母一样，沉坠到了生活

的河底，使他们再也不能浮上新的生活的激流里来吗？炀河, 虽然在这里甩了一个大弯， 不还是流进了樵湖里，而且是

那样地在山里曲曲弯弯地流着……

有的人活着，如同死了，象我的大伯母那样；有的人死了，

犹如活着，象有些人那样。我可怜的阿芳，难道你真地已经

让心沉坠在生活的死水里了？这里有时代的过错，也有我们

自己的过失啊！阿平哥以为如今是颠倒了的岁月，可他为什

么就不能想想那一

段历史才真正是被颠倒了的呢？

不，阿平哥的心不该死，不该一天天地向死里混；阿芳的

心更不该死。如今只能让死的死去，活着的永远也不要想到

死。虽然生活里死的阴影还在。炀河水，细细溜溜，曲曲弯

弯, 什么时候，它都在向着樵湖流去，你看它那一弯活水流

得是怎样的坚韧与顽强

呀！

阿芳的哭声、激起了我心底的波澜，虽然晚风袭人，可是

我仍觉得心里一阵灼烫。

我冲动地走过去，走过去了，努力地扳动了阿芳的肩膊，

我的手颤抖着。

阿芳转过身子，抬起脸。不，我看见的不是她的眼睛，而

是那两汪明晃晃的眼泪。

这一刻，我多么想吻她，痛痛快快地吻她一次，以倾尽在

我心中郁结沉坠了十四年的恨和爱。而她，又多么需要，又

多么应该享受一次热烈的亲吻啊！这些年，她是和死的阴影

一道生活过来的呀！

然而，让我措手不及的却是，阿芳竟猛然扎进了我的怀抱，

几乎是嘶声地惨叫了一声——“我，恨死你了……”

我突然鼻子一酸，眼泪便溢了出来，我哭了。我哭过去了

的岁月，哭我死去的大伯母，哭我可怜的阿芳，哭我们在生

活里不该总是送葬——去送死者，又去送那些活着的死

人……

我和阿芳的心，都在长哭当歌，却迥然异于那种拍着棺木

的嚎叫。不，这种哭，只有真正懂得哭的人，真正需要哭的

人才会有。

我吻着阿芳，吻着她的头发，脖子与脸颊，却绝不敢去吻

那不该由我去吻的地方——那已经不再属于我——“阿芳，

把我当哥哥，我本来就是哥哥，永远爱你的哥哥…

我喃喃地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

阿 芳又流下了两住眼泪，却突然搂紧我，疯狂地吻起我

来，吻了她不该吻的地方，幷且那么狂烈。我不敢逃开她，

不能逃开她，我知道，这是十九年的爱情与辛酸凝聚 成的，

这是那种怀抱着浓烈的爱的苦恨而爆发出来的吻，这是—个

还活着的女人对于爱，对于生命，对于人生的渴望，是我的

大伯母一生一世不曾有过，也不曾敢有 过的……

我又想到了阿平哥，还有他那颗不该死去的心，他那颗心

绝不该跟那一段该死的岁月一道死去。我送葬的只能是我的

大伯母。

炀河在桥头甩了一个大弯，真是一个不该有的大弯。可它，

却仍在向着樵湖，向着深山与平原流去，坚韧地流去……

[大陆直连](http://tiny.cc/jinnews)[看禁书](http://www.bannedbook.org/)[禁闻禁文](http://www.bannedbook.org/bnews/)[禁网](http://www.bannedbook.org/forum8/)[禁片](http://www.bannedbook.org/bnews/)[禁歌禁曲](http://www.bannedbook.org/forum11/)

[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提供禁书下载阅读,禁书目录,禁书网

http://www.bannedbook.org/是最大最全的禁书下载基地, 中国禁书,大陆禁书应有尽有。

[附 1：禁网新闻平台（禁闻禁书禁片）网址一](http://tiny.cc/jinnews) <http://tiny.cc/jinnews>

[附 2：禁网新闻平台（禁闻禁书禁片）网址二](http://vur.me/jwnews/jw/) <http://vur.me/jwnews/jw/>

[附 3：网址三](https://commondatastorage.googleapis.com/jwnews/jw.html) <https://commondatastorage.googleapis.com/jwnews/jw.html>